

国家艺术杂志

新民晚报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0年4月22日 星期三 第876期 |

| 首席编辑:吴南瑶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xmss@xmwb.com.cn

20



宅家晒字，爱书法的你可曾——

看懂中国书法的“东”与“西”

◆ 石建邦

溯源

中国书法源远流长，世界上还没有哪样艺术能像书法一样这么历史悠久、高峰不断且学问高深的，简直蕴藏了中国文化的所有精华。上海已故老画家刘旦华先生曾说，中国书法、希腊雕塑还有日出景观，这三样是宇宙间三大“奇观”，不可思议，可谓评价至高。

现在有大多数人可能以为，书法之所以成为一种艺术，首先是因为它的观赏价值，它的视觉审美，它和其他美术作品一样，可以被人放在美术馆、博物馆里陈列悬挂起来，为人细细品味欣赏，让人感受它的视觉冲击，它点画之间传达出的节奏、韵味等等。

这些想法固然没有错，代表了现代人的思维角度。但中国书法的发生发展，如果从历史的脉络去考察，我们会发现，它的审美观赏其实倒是次要的。更主要的，在中国书法的内涵里面，它和文字有关，和文学有关，背后更承载了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等各种思想意识。这方面的重要性，现在被很多人忽视了。

美学家宗白华说，“中国人写的字，能够成为艺术品，有两个主要因素：一是由于中国字的起始是象形的，二是中国人用的笔。”由象形文字发展出来的汉字方块字，具有图像性和意象性，构成其视觉美的基础。中国的毛笔，“铺毫抽锋，极富弹性，所以巨细收纵，变化无穷。”

东渡

书法在晋唐就达到了历史高峰，魏晋时期是人文艺术的自觉时代，其中尤以钟繇、王羲之为代表。在唐代，书法艺术由于帝王的喜爱和推崇，臻于历史顶峰，出现虞世南、欧阳询、褚遂良、颜真卿、柳公权等众多大书家，明星璀璨。“颠张狂素”，张旭、怀素的狂草书法，据说是吸收阿拉伯文字影响的产物，显示了唐朝开放的气度。大唐国力强盛，中国文化可谓无远弗届，曾几何时，在唐朝周边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“汉字文化圈”，朝鲜、日本、琉球和安南，乃至北边的少数民族，都使用汉字，或熟悉汉字。

日本古代对中国先进文化的汲取和消化多所依赖。早在公元五世纪汉字和儒家经典由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入日本，从而加速了日本从蒙昧走向文明。到日本的奈良时代（公元710—794），中日关系十分密切，日本政府曾先

最近，主持人何炅在某档综艺中，谈到自己宅家的感想：“宅家这几天，真的很适合练书法。”演艺圈里，拜师沪上书法篆刻家童晏方的“娘娘”孙俪，能写一笔方正霸气的尹秉绶；5岁开始习书的韩红则说，“写字，有种让人心安的力量。”书法，谁都可以比划几下。但它又是最难的，只靠线条、墨色、留白，展示出了变幻无穷的艺术形态，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最佳阐释。中国书法还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艺术史，练习书法可以是一辈子的修为，身为中国人，更不能看不懂中国书法。

——编者

后派遣唐使20余次，以及大批留学生、留学僧，来到长安，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制度。日本遣唐使还从唐朝带走大量中国文物，今天有许多仍保存在奈良正仓院内。

当时的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都崇拜汉文化，对王羲之的书风更是心追手摹，十分倾倒。因此，日本书法史上最重要的开山人物，有“三笔”之称的空海、嵯峨天皇、橘逸势，都是留学长安或推行“唐化”的人物。传说日文里的平假名出自弘法大师空海，片假名是吉备真备创造的，他们都是留学唐朝的。所谓假名，其实是将汉字部首的草字写法规范而已，里面留有大量“二王”行草的影子。所以，日本古代的书法发展，都可以看作是追慕中国文化，亦步亦趋的产物。这种强烈影响，一直到近代文化日益兴起的晚清民国并不见消退。

近代很多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，仍然将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作为课子学习的必要读物。即使像冈仓天心这样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，英语讲得比本国话还好的学者，却对儒家传统文化非常精熟，还能写一手优美的汉诗。他的《茶之书》，虽然用英文写就，但里面阐述的大多是汉文化的精髓，许多是纯粹的茶道美学包容不了的东西。

另外，我们从日本书法家们对赵之谦、吴昌硕等大家的顶礼膜拜，从钱瘦铁等现代中国艺术家在东瀛的生活发展，从中日书法的频繁交流等方面，也可见出书法文化在日本民间的深厚土壤。

西进

耐人寻味的是，率先向欧美西方人士有意识地推介书法的是日本战后一批书法家。

日本战败投降后，国内涌现了许多前卫艺术家，成立有关美术团体。1947年，上田桑

鸠、手岛右卿、大雅泽林等革新派书法家成立书道艺术院，意图推动前卫书法，将“书法式的美术作品”推向西方。

稍后，森田子龙是位活跃的美术记者，编过很多书法杂志。1951年，他创刊日本著名的《墨美》杂志，在积极探索书法和美术交汇点的同时，研究古今各种书法，并及时介绍国外的先锋美术。杂志创刊号的封面就用了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弗朗茨·克莱因（Franz Kline）的作品，可谓大胆。这本杂志办了三十年，至今仍被人称赞珍藏。

那时森田经常去欧洲讲演，推广书法，或者现场表演，给西方人带来巨大冲击。他不久与抽象绘画理论家和启蒙人长谷川三郎合作，通过日裔雕塑家野口勇，将日本前卫书道介绍到美国，推向国际舞台，并一举捧红了井上有一等人。

井上有一如今在中国书法界可谓无人不知，他本是个画家，当年就是抱定“解放书法”的宗旨来从事书法实践，并逐渐获得国际认可。

交融

说起来也是因缘际会，风水轮流转。二战以后，以美国为代表的抽象表现主义兴起，要与欧洲为中心的艺术势力分庭抗礼。

前述弗朗茨·克莱因就坦率承认自己受到东方书法的影响，他的作品大块黑白，可以看做是汉字笔画的局部放大。他1930年代在伦敦学习的时候就留意东方艺术，并关注搜集日本版画和书法。另外美国抽象画家如波洛克、德库宁、米切尔等人，作品画风都很有“书写性”，乱笔纷披，分明是美国版的“颠张狂素”。

布莱斯·马顿号称是美国极简主义大师，他对北宋黄庭坚的书法迷恋备至，尤其是他的草书，百看不厌。他还喜欢古代禅僧寒山的诗歌。

他还来了中国好多次，对苏州园林流连忘返，特别留园的冠云峰，让他深深陶醉。他曾以中国书法为“借口”创作了一大批抽象作品，别开生面。

美国抽象画家马哲威尔，代表作品“西班牙共和国挽歌”系列，大墨淋漓的牛肾形标识，很震撼。我看到过他一系列纸上小品，探讨笔触和笔划的微妙变化，书法的意味浓透了。

在欧洲画家中，较早的如保罗·克利，他有的抽象作品中明显带有文字符号，类似象形文字或者金文大篆的意味。我国留法画家赵无极，早年画风受克利影响甚大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批作品，以甲骨金文为画面内容，明显是克利的启发。

西班牙画家塔比埃斯则坦言深受中国的影响，“去接触东方文化经常能激起我的想象，我在长大的过程中常记着中国与印度才有真正的智慧，他们也是使诗与艺术能尽善发挥出来的一种人。”在晚年的采访中，他不无得意地说，“一个中国画家告诉我——在我的画中发现了自己的国家。东方人常常轻忽自己的传统而想和西方人一样，现在转而感谢我让他们重新发现中国。”在他的作品里，有许多文字和书写的要素蕴含其中，而且计白当黑，画面的空间感也处理得很有禅学意境。

前几年故世的赛伊·通布利，他的作品，看似“乱涂乱画”，信手一挥，却有极高的精神指向，一派澄澈通明。通布利早年游历埃及，对象形文字碑铭印象深刻至深。二战期间，他参军在海军谍报部门工作，海上紧张的收发电报要求在黑暗中记下电文。这段特殊的经历，让他体悟，手不是眼睛的附属延伸，其本身有“眼”，有“灵魂”。

结语

中国古老的书法精神，成为近百年来西方艺术家的活水源泉，至今仍不断发酵蔓延。毕加索说，“我擅偷取一切”。艺术上的所谓“偷窃”，只要“偷”得高妙，都是好事。这本无可厚非，但有点不厚道的是，不少西方学者堂而皇之地宣称由西方自己完成了当代艺术的创造。这一点连他们自己人也看不过去，如学者包华石（Martin Powers）就曾撰文“抓现行”，为我们的老祖宗叫屈抱不平。

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也许今天，需要我们重新发力的时候到了。